

空中飘来报价声



黄亚洲

报价声是窗外空中飘来的，此刻我看不见他。我用双手紧紧拽着一条毛毛糙糙的粗绳子，蹲在窗下，神情紧张；但是报价声是很清晰的。他说：换控制器要 760 元。我问，什么？其实我是听清楚了这个报价的，因为心里吃惊，所以顺便问一句什么。本来我以为维修人员上门，修理费最多收两个三五百，或者至多四五百，所以听见一个 700 多元，心里有点咯噔。声音继续从空中飘来，是控制器烧坏了，要换新的，760 元一个，要不要换？

我看不见这个瘦瘦的小帅哥，声音是从空中飘来的，他像壁虎一样贴在窗外两米远的墙壁上。更看不见的是，这个柜式空调的室外机部分，以及室外机里所谓的“控制器”，即使把控制器拿给我看，我也看不懂它有没有烧坏。我只会写诗，只会控制诗句的节奏，不懂什么控制器。

换吧，我说。我还能怎么说呢。既然报价声是从空中飘来的，与烫人脸的热风绞在一起，带有一种不容分辩的绝对内心的权威。我想，就爽快地应承下来吧，总不至于让这位穿着蓝工装的小帅哥再从窗外爬回来，背上他的工具包走人。那样的话，双输，他输在这一趟只

能收入 50 元，因为空调维修部在电话里跟我说，上门费 50 元，另外的零件费用你自己付，行不行？因为维修期已经超出了。我说行，没问题。维修部听我应得爽快，也就爽快地告诉我一个小时左右就会有师傅上门；当然，中止服务，我就输得更惨，杭州烧烤模式已持续一周，家里空调光吹热风不吹冷风还让人活不活，夜里还睡不睡！年轻时一把扇子便过一个夏天，年岁大了这人就像纸糊的一样会自然了。

小帅哥说，你把桌上的控制器递出来。你不要怕，把绳子放松，没事。

我看小木桌。他刚才爬出窗外之前，确实把两样东西事先搁在了小桌上。一样，是一小型的金属罐。另一样，是一个分量很轻的零件，估计就是所谓的“控制器”了。我临时松了长绳，把头探出窗外，看不见他的人，只看见横着伸来一只摊开的手掌。我说，是这个吧？他接了过去，并不作答。

我缩头回来，赶紧按他爬出窗外之前吩咐的，全身蹲下，再用双手紧紧拽住绳子，用自身的重量抗衡意外的发生；而且，也按他的要求，把绳子顶端上类似手铐一样的金属铐子，铐住自己的手腕。那长绳的另一端，是扣紧在他后腰上的。

我心里还是紧张。我想，如果这位小帅哥来个意外，他 120 斤的自重应该还是在的，这七层楼高的地儿，刹那间我整个人会吸紧

这位年轻的小帅哥身上，体现的全部特征，勤劳、勇敢、狡黠、兢兢业业、言不由衷、靠本事吃饭——

于窗下的墙壁，铐着的手腕在第一时间骨折，且痛彻心扉。关键是那时我该怎么做，小伙子吊在半空挣扎，而我吸紧在墙壁上动弹不得，也不可能有力气拉他上来，怎么办，也只有尖声喊叫了，用我一个花甲之外的老人的恐怖的尖喊声引起邻居们的注意，让他们打电话报警，或者展开营救，但这没有个把小时是办不好的，那时我的左手腕就可能整个失血死亡或者直接拉断了。

越想越恐怖。于是，情急之下，我将绳端手铐从自己的手腕上解下，将之收紧一些，然后扣住小木桌腿上的一个凸出圆柱，再用紧手紧按住绳结不教滑脱。

当然，不能跟窗外小师傅说，这样做不符合他嘱咐我的规范。

这时候空中又飘来了声音。

制冷剂一滴都没有了，要加制冷剂，520 元。

再度一愣。到底是控制器烧坏了，还是制冷剂用完了？

我冲着窗外烤焦的云朵问：怎么会一滴没有的？

空中的声音说，就是没有了。加不加？

我说，加吧。我看见那只罐子也是小师傅事先摆在木桌上的。

小师傅递还控制器，嘱我小心地把那只罐子递出窗外，警告说分量不轻的。

果然很重，我双手使劲端出窗外时，还要稍稍地荡起来，这样他拼命伸过来的一只手才能顺利地抓到罐子柄。

真是有点险。要是他第一次没有接到，这金属罐子再荡回来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力量继续拎在我手上。

幸亏他接着了。

我继续蹲下身躯，往桌腿上扣紧绳子。这时候我脑海里出现一连串的数字：760，加上 520，那就是 1280，再加上 50 元的上门费，便是 1330 元。这笔账，想想，总归有点离谱。

整整一个多小时，空中又传来声音，那是叫我可以慢慢地收绳子了，小帅哥终于从窗外爬了回来，说是好了。看他汗流浃背的

样子，我大动恻隐之心，再不问价格之类，只表示感谢。小帅哥也皱着眉问我，他自己怎么那么没有气力，是不是中暑了？我赶紧说有可能中暑，劝他今天不要再接活儿了，回去就休息。小帅哥指着空了的金属罐子说，从后天 8 月 1 日开始，全城就不允许再带这种罐子了，有嫌疑，要保证重要国际会议的安全。

打开柜式空调，一试，没有冷风，继续热风，跟没修前一样。小帅哥皱眉，想半天，又要爬出来，我便存着疑心，再度猫下身子，拉紧长绳。半小时后他又从空中降落地面，一试，还是不行。

小帅哥简洁地告诉我，今天下午是修不好的。我问毛病在哪里，他不说，只说有可能晚上再来，也可能是来两个维修人员，那就不用麻烦我再拉绳子了。又说，有可能晚上来不了，那就明天。

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，家里无人，只有明天下午，而且还得晚一些。小帅哥答应爽快，说可以，就背上沉重的工具袋拎起金属罐子匆匆而去，连 50 元上门费这一茬也不提半句。

次日我在外面忙到 3 点半，忽觉手机一刻不停地振动，这才猛然想起那位小帅哥，于是赶紧说不好意思我要马上回家。小帅哥又来了，拎着一只全新的制冷剂罐子。他说自己今天身体又不行，还是浑身无力，一张帅气的明星脸很是愁苦。我也同样诉苦，说是电扇吹整夜还是一身的燥热黏滑。待他爬出窗外，使劲递给他罐子之后，我又老方一帖地赶紧蹲下，扣紧长绳。

没过一会，空中再度飘来报价声。

线圈坏了，320 元。

原来毛病在线圈，那么，我思忖，这 300 多元收了之后，昨天的两次报价还算不算数呢？或者，这三次报价都算，其总数，再打一个折扣吧，总是只有一个关键毛病，不至于这三个报价都要坐实吧？

空中的声音再飘来，要不要修？

我说，修。

到了这份上，总不至半途而废吧，而且连夜的酷暑也确实不好受，我不想试第二次。

冷风嗖嗖的局面终于出现。我问大功告成后背湿透的小帅哥，难道说三个零件同时坏了，不会吧，小帅哥说是啊，它们一起坏了我有什么办法。

我也没有办法，我的潜台词没有用。怨我这个作家不懂技术，哪怕零件放在掌心里也辨不出孬好。想来，文学真是百无一用。最近结账，空中曾经飘来的三个报价一齐相加，再加上 50 元上门费，小帅哥在单子上还填了一项：维修费 100 元。这个维修费 100 元却是空调维修部当初的电话里没有提及的，这跟上门费 50 元又是什么关系？

再想，大的也去了，这 100 元又算个啥呢。于是，拢共 1750 元，一笔支付，小帅哥麻利收钱，立马走人。临出门时，又说一遍好像真是中暑了，身体难受。

我想，中暑的可能是我呢。

马上关窗，将夏日的客厅满满灌上秋天，然后仰在沙发上，脑海里先后凉凉爽爽地浮起两个感触。一个感触，我回味起空调维修部的接待电话“另外的零件费用你自己付”，那句小心翼翼的话应该是带有玄机的。小帅哥在爬出窗子之前，便已事先确定了要更换的零件，并且事后也不出示、不留下“烧坏了”的控制器，似乎也是有玄机的。另一个感触，则是这位年轻的小帅哥身上，体现的全部特征，勤劳、勇敢、狡黠、兢兢业业、言不由衷、靠本事吃饭。

空气凉爽，心气渐渐散去，觉得现今维修费接近当初购买费一小半的事态，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。反正字也已经签了，不必再打电话跟空调维修部啰嗦什么了。

但心底里，总归，还有最后一丝阴影未能散尽，于是干脆坐到电脑前，一字一字打出了这篇随笔，打完后忽觉得彻底快乐，心旷神怡，谁说文学没有用，用得很有用。



欧阳

给西昌的娘打电话，娘说家里有点事正急着找人弄。

“可以找老德嘛。”我建议。厂子倒闭后老德一直在干休所帮忙。

娘回话说，老德早就不在干休所了，他跟着父母迁居成都好些年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老德应该是姓胡，名字记不清了，小时候院子里的人，除他父母之外都叫他老德，有人会加上姓，称他胡老德。虽然学习不大灵光，但老德是我成长岁月里最信任的“老大”之一。为人厚道，手巧的他做事很公平，我们一帮子弟都喜欢他。

不知道是木讷还是确实不够聪慧，长我几岁的老德和同龄的人玩不到一块儿，这样几个小顽童很自然地就和他混到了一起。他其实没老大老二；即无支配欲，也不愿做道德表率，您要以“老德如何”来讲述道理，他会说：老子咋个做关你们屁事——意思是应该自己管好自己，而且有时候老德看跟班多了会不爽：“今天大家散了吧。”大家愿意跟随的原因是他身怀绝技。

山里孩子野，弹弓、爬树、掏鸟窝之类是拿不到台面上的。我最心仪的绝技是摸鱼。滑腻的黄鳝、泥鳅很难拿住，河里众多背鳍稀、软的鱼同样难对付，同伴里有农家孩子，小手粗壮得像铁，照样拿不住鱼。但这些对老德来说都不是问题。我曾触摸研究过他的手，没觉得异样，大概是鱼的克星，只要被他的中指(在上)连带食指和无名指拿住，鱼基本上没有逃生机会。

老德的

威望

成都茶馆

高柱

“成都，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！”

记得当年我读大学每临考试前，10

多个男同学也总喜欢相约到茶馆里去集中复习，并借此场合随时交流应对考试的准备所得，从而将茶馆变成了我们的第二课堂。

其实，成都茶馆具有的文化氛围由来已久。“文革”前的成都，那些规模稍大一点的茶馆为多多吸引茶客，还总会安排些类似说书这一文艺节目。记得那时，我们当小孩子的只见台上的说书人，把他手上的惊堂木拍得一个“啪啪”作响，抑扬顿挫说的不外乎是“水浒传”、“西游记”、“三国演义”、“杨门女将”等历史题材。

但“文革”一来，成都茶馆这一特别节目，也在“破四旧、立四新”中消失了长达 10 年之久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成都茶馆才慢慢恢复了说书这一文化传统，还出了新人，其典型代表那就是目前已为川人家喻户晓的“散打评书”(没固定格式和套路)说书人李伯清了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前的李伯清，只是一个在街边靠拉三轮车讨生活的工人。那时，他也常到茶馆去摆活，一次，听见一些茶客在茶馆外口沫四溅地说“水浒”，打小就爱摆龙门阵、且脑子转得特别快的他，控制不住自己也掺和了进去。哪知他还只“冒了点皮皮”(川话意思是刚露了点点)不打紧，竟一下把其他人说得目瞪口呆。后来，里面听书的也陆续出来听他讲。茶馆里的说书先生见人怎么都在往外走，他也跟着出来听李伯清说书，随后还非常大度地直接把李伯清请进了茶馆，并双手抱拳对茶客们说：“这是我师兄李伯清，他的书说得比我好，大家捧个场！”

也就这么在茶馆里让大家“捧个场”，李伯清从此一炮打响持续走红，到今天成了国家一级演员。

深具巴蜀特色的成都茶馆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也逐步具有休闲、聚会、交友、娱乐、谈生意、看书学习、调处纠纷等多重社会功能，并成为广大市民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熏陶的重要场所之一。

成都锦江区某居民小区一位老大爷，平常没事就喜欢到小区内捡些纸箱纸板等废品，捡回来后就堆在楼道里。废品越堆越多，邻居们对此不高兴了，这也使邻里关系一度十分紧张。后来，当地一家曲艺社根据这一故事创作了相声《拾荒游击队》，并在小区附近的一茶馆多次演出，结果让人们在笑声中明白了该如何做一个文明友善的社区居民，也使这一邻里矛盾后来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得以化解。

6 年前，成都青羊区文家场社区工会为更实地服务好职工，还在职工居住比较集中的附近茶馆里，专门选择一家挂牌“民意茶馆”，工会干部定时去倾听职工的呼声和诉求，深受小区职工们的欢迎。

身居富饶川西平原中心这块丰水宝地的成都人，历来多好去茶馆品尝一下盖碗茶，图



没有一定的目标，智慧就会丧失；哪儿都是目标，就等于没有目标。

赵春青 画

木头清香

王太生

木头清香是木头骨子里的气味。

一个木头人、一只木头弹弓，或一只玩具小木马，有没有木头香味？我想是有的，只是疏忽，不曾察觉。

木是树之骨。下过雨后，几十棵松树合围的空地，散发草木清气，有松针、松叶散发的幽香，也有松木的气味。

木香是内敛的，又是悠长绵延的，将一截木拦腰锯断，味道如水流般溢散开来。

现在建筑构件里面，较少用到木头，木工板、胶合板、家具、门窗、窗、餐桌，甚至是做梦的木头，用这些木头打床、打桌椅、箱柜、碗橱、水桶、盆盒、刨、锯、凿，那些散落一地的木花、木屑，无不散发木头的清香，在他的作场，木头的香味布满每一寸空间。

采访过一位木雕工匠。他用一把锋利的刀，一点点地雕琢，那些坚硬的、多余的木头剔去，活泼的鱼、野鸭、鸳鸯，在他手上栩栩如生。

我所在的城市，江边古镇有雕花楼。这座清代四方楼，楼栏、门窗、廊柱之上，雕刻着飞禽走兽，松枝瑞草，燕子、石榴花、牡丹花、莲荷花、太平花……美轮美奂，氤氲着木头清香。

一座精致的古楼，楼上楼下，空无一人，里头曾经住过的人，以及他们气息，被风吹散，只有木头的香味盘桓不去。

木头有灵性，坚硬之中也有弹性。

木头香味，历经几十年、数百年，甚至上千年，掩盖不掉。

我在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，凝视那堆楠木垒成的“黄肠题凑”，那些历过黄土掩埋，穿越几个尘世的棺木，仍丝丝散发它们数千年就有的楠木香味。

木头的香味，挥之不去，就像记忆。

一只未上油漆的木桶，或者桌子，小孩子用刀片，或者硬器在上面划一划，它都会散发原有的香味。

我从前去过的木库，那些巨大的木头，露天堆放的，有的木头堆在仓库里，有些木头干脆就直接泊在河里。这些从远处用船装来，或者是直接拖来的木头，散发与生俱来的木香。木头香味铺天盖地，人行其中，就像一只虫子回到山林里。

锯木加工厂的电锯声尖锐刺耳。木头在金属齿锯的咬噬下，木屑如野蜂飞舞，小时候，我家附近有一家锯木加工厂，喜欢闻那锯木头的味道，那些刚锯下的木头，大多是湿的，湿木被锯开，锯成木条、木板和木方子，来这里锯木头的人，把锯过的木头搬到车上，运回去放在室内晾晒，那些木头浓烈的香味好久不散。

木头香味，因木而异，个性不同，气质也不同。

樟木，木质坚韧，气味芳香，可以驱虫。从前人家女儿出嫁，嫁妆中有一只樟木箱子，这是娘家的味道，这只箱子，由年轻陪到年老，陪过一个女人的一辈子。

松木，有浓郁的松香味，徜徉在一片松树林里，脚踩松针落叶，香气萦鼻。

檀木，香味张扬，一串佛珠放在车中，甚至放在房间里，整个空间，充满了檀香味。

沉香木，香味不明显，常温下味道内敛，除非高温熏香，气味逸出，与低调的人，气质接近。

梨花木，委婉的降香味，平常几乎闻不到，只有在刮新材，或者没有打磨抛光时，才能捕捉……

木头香味，历经几十年、数百年，甚至上千年，掩盖不掉。

我在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，凝视那堆楠木垒成的“黄肠题凑”，那些历过黄土掩埋，穿越几个尘世的棺木，仍丝丝散发它们数千年就有的楠木香味。

梨花木，委婉的降香味，平常几乎闻不到，只有在刮新材，或者没有打磨抛光时，才能